

XIAMENYOUXIUWENXUEZUOPINXUAN

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

1994-2003

短篇小说卷



昆仑出版社

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

1994-2003

短篇小说卷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 短篇小说卷/《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编委会编.-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ISBN 7-80040-779-9

I.厦... II.厦... III.①文学-作品综合集-厦门市-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8.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353 号

书 名: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短篇小说卷

编 者:编委会

责任编辑:余天宝

装帧设计:涅娃风格设计室

责任校对:马 涛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290 千字

印 张:11.5625

印 数:1-2000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779-9/I·566

定 价:2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吴凤章

十年前，一套五卷本的《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1980—1993)》，曾经为厦门经济特区十二周年奉献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在厦门经济特区迎来辉煌的二十二周年庆典的大喜日子里，一套全新的《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1994—2003)》，再次带来全市文学工作者十年辛勤艺术创作的菁华，带来他们对厦门这座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城市美好前景的深情祝福。

过去的十年，是跨世纪的十年。厦门经济特区栉风沐雨，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光辉成就。与此同时，我市广大文学工作者以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文艺理论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不辱使命，辛勤笔耕，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赢得了全市人民的认可和赞誉，有的还获得了国家和省级诸多奖项，为我市“三个文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品位精美的文艺精品的数量，是一个地方一个时期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反映着文艺发展的整体态势。入选《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1994—2003)》的作品，数量相当可

观,无论何种体裁,何种艺术风格,都贯穿着作者对人民的忠诚和对生活的挚爱,都抒发着作者对厦门这一方热土的深厚情感和独特体验。选集的出版,集中展现了厦门文学创作这个时期的成果和实绩,显示了厦门文学创作力量群体的优势和特色。

人民创造历史,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时代,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厦门经济特区的二次创业历程,都将为我市的文学工作者提供丰富的创作源泉和强劲的精神动力。在增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领先优势,全面推进海湾型城市和教育之城、科技之城、艺术之城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我市的文学工作者肩负着繁荣文学创作、促进先进文化建设的神圣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我们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崭新的姿态,饱满的热情,顺应历史进步潮流,把握时代发展脉搏,遵循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充分认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对文艺的基本要求。按照“三贴近”的标准,自觉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汲取诗意、哲理与激情,努力创作出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进步精神的作品,启迪人们的思想,陶冶人们的情操,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为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是历史的使命,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期待。

2004年 12月

导 言

◎ 阎欣宁

在“小说”行当中,无论长篇担负了何等黄钟大吕式的角色,无论中篇如何匡扶小说界的半壁江山,但就其艺术样式来讲,它们至今仍无法替代短篇小说,至少无法完全替代。依我之拙见,今后恐怕也无此能力和可能。就像令人眼花缭乱的自动枪、冲锋枪和狙击步枪无法取代小巧的自卫手枪一样。各种电子传媒的飞速发展,信息社会的眼花缭乱,日趋浮躁的民众从众心理,都让人把阅读当成生活中的轻中之重。因此,阅读短篇小说,成为那些一不小心就沾上文学的偶尔为之者不错的选择。如果把一座城市的文学创作实力作为一个单元来谈道论剑,好大喜功者往往愿意忽略短篇小说。殊不知,短篇小说往往最能证明这个“单元”的基础。因为短篇小说的创作方式几乎无须所谓组织、运作乃至炒作等,会写作文的人,大概都自信能写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截取生活的几个场景或简单意向,几千字至万把字不等,有时简直就是即兴而作,无须作深思熟虑状,更用不着点灯熬油煎焙自个儿。更大的优越之处,贴几张邮票丢出去,就有可能发表,那么多的文学月刊,谁不需要短篇小说?与长篇、中篇相比,短篇小说肯定是自然来稿中采用率最高的。别说短篇是小玩艺儿,

要能玩好它却也不易。比较一致的公认看法是：短篇小说靠技巧，长篇小说靠生活，而中篇小说介于两者之间。其实，无论长、中、短篇小说，生活和技巧都是两条不可短缺的支撑腿，不同的是借助于哪条腿发力起跳罢了。可以断言，小说愈是因其小，愈发需要精，需要巧，天大海大的匠心浓缩在方寸之地，端的是一个功夫。契诃夫怎么说来着？“简练是才能的姐妹”。无才无能者，还写什么小说呀。

我不敢说厦门文学的主力就是短篇小说，但厦门短篇小说入选各种选刊的比例还是较高的，近十年来入选各种版本（含各出版社编选）的“年度优秀小说”也不算少，一言以蔽之：成绩斐然。厦门拥有的一支短篇小说队伍的主力是一伙年轻人。十年来，这支队伍渐至形成了年龄上的梯次结构。至今活跃在文坛的短篇小说好手，多是常见于明文规定的45岁以下的年轻人，入选本卷的作者就以年轻人居多。他们职业五花八门：政府公务员、记者、文学和行业期刊编辑、自由撰稿人、企业员工、商界人士……或许正是如此，才带来这22篇短篇小说风格题材上的多样化。

粲然的《季节盛大》、詹文的《鱼缸里的黑色小多》等，充满了年轻人朝气蓬勃的叙述方式，字里行间无不如含珠带露的初放花蕾，读来令人心尖打颤。《季节盛大》的叙事语言妖气十足，弹跃蹦跳之间，令人感觉到对另一种全知全觉的恐惧，那就是年轻人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啊！精于散文和“大文化”研究的萧春雷小试妖刀，其短篇小说就陆续被《小说选刊》等转载。他的《雷余的诅咒》，通过千年之间几个零星的人物，组合起一个并非全须全尾的“故事”，仿佛让我们领略到闽北莽莽重山断崖上的几个闽越先人的悬棺，你无法走近——更无法走进它，只能展开想象的翅膀，加入到和作者一同的再创作中，揣测那诡谲多端的人物命运，丰富

而饶有诗韵的文化品位。萧春雷的《三人冢》亦有异曲同工之妙。《雪梅钟》却深得中国传统短篇小说之精髓,将悬念置于故事提纲挈领处,再把海明威的“冰山”若干置于水下,一个精彩的短篇小说差不多就脱胎而出了。赖妙宽的《一个传言的证实》可谓她本人的短篇小说经典之作,无论其布局谋篇还是略带“南普”(闽南普通话)风格的语言叙述,都犹如一件精巧的闽南功夫茶的茶具一样,刻意雕琢的匠心一目了然,原生态的质朴却是最真切的底色。那骑楼阁市的街景,市井小民那种“沏过的快乐”,仿佛都让人伸手可触,小说的余味却像醇化的功夫茶一样,入口后袅袅不绝。她的《来金》一改往常知识分子和市井平民的描写对象,选择了一位富有传奇色彩、却有着悲惨下场的红军游击队长,被称为“福将”的来金在唾手可得的红军入城式之前,死于大意(或者说一种意外)。令人感慨于血雨腥风的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暴风骤雨催生了多少水泡式的革命斗士,他们的命运却又像水泡一样转眼即逝,这种带有宿命的结局有点介于红色与黑色幽默的意味,作家自主的文学意识却显然加强了。南宋、吴超慧、雷霆、刘凉军、肖永周,都因为年轻,其作品首次入选十年一卷本的“厦门优秀作品选”。但正因为其年轻,我们才有理由相信他们的作品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入选。他们的小说都有实力在省外一些优秀文学刊物上发表,实际上他们中有人也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只是他们中的多数,缺少了这样的连贯性。一个人写篇小说并且发表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写小说、发小说,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读一篇作品,往往就是审视评判一个作者的过程,猜想一位作者,却绝难联想到他或她的作品。年轻并不是作者的全部本钱,实力才是立世的底气。平心而论,厦门部分作者的短篇小说不差,势头不坏,但努力尚嫌不够。倘能多下气力,再

遇上更好的机会,相信令人不敢小觑。俞帆是年轻作者中的小说老手了,他17岁的处女作《阉猫纪事》就曾入选过十年前的“厦门优秀作品选”。远涉重洋的寒窗苦读生活,以及如今的白领生涯,肯定影响到他对小说的情感,生活中,情有所钟,并非要“独”啊。因此,他的《与爱情无关》,虽然再次“优秀”了一回,毕竟不可与当年哄动一时的《阉猫纪事》同日而语。这在俞帆是不是个遗憾尚未可知,但对厦门的短篇小说“单元”,绝对是个不小的损失。

泓莹、华依狄、南宋、须一瓜、刘凉军、曾纪鑫,都是摆弄文字的人,手头各有一份工,或编杂志或编报纸,区别在于有的是文学刊物,有的则是文学的远亲近邻。同为生活计,与文学的距离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在上述诸君每年的发稿量大相径庭中便可看出。更有粲然,所有入选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个,怀揣文学硕士学位证书,漂泊京都,混迹于“京漂”一族,至少,我们在小说集子《季节盛大》之后,没再看到她的短篇小说新作。

已故作家张力后期的短篇小说并不多,和他的长、中篇小说一样,在《开打》中他仍然醉心痴迷在海后路“老码头”的故事当中,人物的素描还是那般沾带着海风的鱼腥,叙事风格还是那般沾满海蛎壳的石条似的粗粝,与赖妙宽小说中的骑楼、石巷不同,都是以闽南文化作为大背景,但张力那雄性十足的语言特色个性十足,算得上独特的路数,这与张力孜孜不倦、刻意追求有很大关系。十年前的“厦门优秀作品”曾选过他风格和题材相似的《别裂切迭》。留此绝笔,是张力对厦门小说的纪念,更是厦门小说对张力的纪念。

小说的类型化倾向早已有之,曾几何时,做小说的和评小说的曾想极力抹煞它们之间的区别,各种主义和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精神未曾麻木的读者却不买账。小说的类型化不是短篇小说的分

野,它只是几个不同的“文件包”,用于打点梳理写作与阅读习惯,与作品质量的高下无关。说到底,一件作品怎么写那是作者的事,怎么读可就是读者的事了。谁也不能断言一件精细雪白瓷器的艺术价值就一定高于一件黑不溜秋的陶土罐。精妙甚至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缠绵悱恻的情节、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这些传统小说的基本要素,都不是少数小说精英几次书房革命就能替读者们从脑袋中删除并替换的。《替老总当一回孝子》、《乘凉》、《拉长的日子》和《幸运 52》等作品,都有其独到的发现视角,并不乏读后令人玩味不已的要素。

须一瓜的中短篇小说几乎全部见诸于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入选率极高,又刚获得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当之无愧地成了地产大腕。《雨把烟打湿了》是须一瓜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文而不弱须一瓜,一如她做人处世的风格,文字不事张扬,不显轻狂,却把一桩杀人案写得令人脊背发寒。蔡水清的杀人动机何在?仅仅是因为下雨天导致的畸型心理?“雨”和“烟”无疑都被须一瓜赋予了特定的寓意,游走于城市边缘的当代边缘人的生存状况,一直存在于须一瓜的新闻和文学视野中,她的一只眼睛是新闻的,另一只眼睛是文学的,于是,她的笔下人物就不再是一般“文学做工者”(此说法有别于“文学工作者”)刻意“做”出来的人物。最初的初稿中,冷漠的蔡水清用德国“双立人”牌刀子玩似的杀掉的是个女出租车司机。我看过初稿后,曾建议将那个在滂沱大雨中唠唠叨叨、抱怨不已并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的司机改成男的。须一瓜说,也曾有编辑提出过同样的建议,于是她欣然“有则改之”,把那刀下冤魂的性别作了更正。为什么死鬼冤魂男的就比女的“好”?恐怕不仅与读者心理有关,也与蔡

水清的人物性格有关。如果再要找理由,那就是文学感觉了。写小说特别是写短篇小说的人,文学感觉非常重要。既然是感觉,那就是一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东西。须一瓜的文学感觉从她放弃了出道的小小说后,专谋中短篇小说以来,一直很棒。有人把她的成功归于她的记者职业,我倒宁愿相信是她修炼成道的文学感觉帮助了她。

应当说明的是,囿于五卷本的“优秀作品选”体裁所限,还有些小说作者的优秀短篇此次未能收录,比如吴尔芬、张宇的短篇小说等。即便是入选作者,由于篇幅所限,还有部分曾被各种选刊选载的短篇小说也未能收入本书。即便是入选作者的入选作品,也大多由作者自行指定,其作品是不是本人十年来最优秀的,也完全是其个人评判标准。一位作者,十年的岁月,发表作品无数或者仅其二三,最多四五六,如果盘点之余,似乎哪篇都很“优秀”,都能入选我们的“优秀作品选”,那就不能不说既是作者之悲,更是本书编者之大哀了。

作为本书编者,我们曾数度搜肠刮肚,再三琢磨是否遗漏了哪位作者的哪篇优秀作品,对征集来的作品也再三衡量,惟恐其不够“优秀”。尽管如此,也很难说没有遗珠之憾。因为所有的遗憾,只能留待十年之后了。

2004年 10月

目 录

总 序	吴凤章(1)
导 言	阎欣宁(1)
雨把烟打湿了	须一瓜(1)
你是我公元前的熟人	须一瓜(27)
雷余的诅咒	萧春雷(42)
雪梅钟·三人冢	萧春雷(59)
替老总当一回孝子	阎欣宁(70)
大牲口	阎欣宁(84)
一个传言的证实	赖妙宽(94)
来 金	赖妙宽(104)
季节盛大	粲 然(116)
开 打	张 力(146)
单相思病患者	南 宋(174)
替 身	吴超慧(195)
幸运 52	王伟伟(206)
在 乎	泓 莹(224)
与爱情无关	俞 帆(234)
当我们遗忘或铭记在心	雷 霆(250)
鱼缸里的黑色小多	詹 文(273)
拉长的日子	曾纪鑫(286)
乘 凉	施昆福(297)
幽灵刺客	华依狄(307)
高手外传	刘凉军(327)
似水流年	肖永周(347)

雨把烟打湿了

◎ 须一瓜

从第二审判庭偏高的窗口，望出去是林德叉车厂的办公楼外长走廊的一角。透过长走廊钢筋护栏，就可以看到更远的、不知哪家的红砖烟囱在冒烟。青烟不大不小地冒出来，雨不大不小地打在它们上面，但烟还是轻轻地腾起。看是看不清楚，但烟肯定都湿了。

审判长说，被告人，请做最后陈述。

被告人在看着第二审判庭偏高的窗口。法庭上很安静。检察官在偷偷嚼口香糖。辩护席上，律师和助理都看着他们的委托人。助理忍不住对被告人轻轻“喂！”了一声，他们的委托人收回了看窗外的眼光。最后陈述！助理曳着脖子低声提醒。

被告人声音很轻：雨把烟打湿了。

审判长说，大声点！不是嘴巴说给鼻子听！

被告人点头，然后轻轻摇头。

审判长说，说什么都行，也可以请求政府宽大处理。随便。陈述吧。

被告人摇头说，没有了。

律师有点重地把便携电脑啪地合上了。这个声音像名律师发出的动静，他也是个名律师。助理在轻轻地、利索地收拾桌面的纸片、香烟、红蓝铅笔。

法官宣布休庭。

名律师在书记员的庭审记录上签完名，就看到委托人的妻子钱红就站在他身边。他们一起走出第二法庭，下楼。名律师才知道她身边还跟着她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她父亲太老了，想来来不了，她母亲也想来，但临时心绞痛。名律师注意到，他的委托人无论在上庭、还是被法警带下法庭，都没怎么看妻子，更别提他的舅子、姨子们。他什么人不看。整个审理过程中，他只是时不时看着窗外，目光模糊。

我们要重新申请精神鉴定！钱红哥哥说。听口气是钱红哥哥在决定一件事，但实际上，他看律师的眼神是征询的。名律师开始点烟，然后吐烟，看到助理把车开到法院门口，他就走下扇形的大楼梯、律师不愿吃钱红的饭，在拉开车门的时候，他瞥见钱红眼睛里有泪光，他就停下，似乎思考了一下，他说，他没毛病，非常正常。

钱红抓住了名律师的外衣：水清不可能杀人！

对。我也希望这样。先等一审判决吧。

44天前的晚上，也是下雨，下非常大的雨。实际上是下了49小时的全程暴雨。气象部门说是台风过境带来的暴雨，日降水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蔡水清接到棋友电话时，正在菜场买鲢鱼头。他本来是不需要冒雨来买胖头鲢的，冰箱里有鲜虾、排骨还有两包钱红爱吃的鲜黄花菜。也有儿子爱吃的土豆。可是，昨天晚上，钱红说，好久没吃你做的剁椒鱼头了。

当时，窗外是瓢泼的大雨。陶土色、纸质罩的床头仿古台灯下，钱红在看一本家庭文摘杂志。蔡水清更早就洗了澡，检查完儿子作业，安置他睡下，就在客厅等钱红。钱红在浴室。钱红出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红树林专家的父亲和大学教授退休的母亲，还有钱红的哥哥姐姐们，都不喜欢看电视，所以，蔡水清也不开电视，他拿着蚊香拍在客厅寻找蚊子。他已经注意到，他家的蚊子只有几只，一般栖息在黑色的博古架上。

钱红从浴室出来的时候,直接往卧室走。蔡水清定睛一瞧,知道钱红又没擦脚。生活中钱红是个非常粗心的女人。蔡水清搁下电蚊拍,到洗手间拿了一条白蓝条的松软干毛巾。钱红咯咯地笑着,怕痒一样说,我不是故意的。下次改。蔡水清蹲在床前,把钱红的一只脚包在松软的毛巾中,一个趾缝一个趾缝地擦过去,然后检查一下,再换一只脚。

蔡水清很整洁,除了长相,你看不出他来自连正常的苹果都没看过的贫困农村。但是,他是有教养的。虽然在大学的时候,钱红因为这样的人追求自己,感到非常丢脸,虽然,钱红的父母兄长,起码有两年多无法接受钱红这样的男友,但是,蔡水清一点一滴、滴水穿石地改变了这一切。

蔡水清开始擦浴室地上和墙上的水渍。这是他每天的工作。因为有个同事家的浴室不好好打整,湿气闷在浴室,浴室的木门发霉不说,还透到客厅的墙上、木地板上。它们都变黑了。钱红开始也擦,后来蔡水清说你做事太不认真,还是我来。所以,那以后,无论钱红什么时候用毕浴室,蔡水清都会再进去,擦天抹地,完成整洁干燥工作。甚至蔡水清已经在床上了。

闷雷和闪电都在家的外面。暴雨叭啦啦下得很痛快,蔡水清喜欢这种淋漓痛快的暴雨。心情很好。没有暴雨骤风,还真的感觉不到家有那么温馨。蔡水清上床后抱了抱钱红,钱红在看那本家庭文摘杂志。钱红把身子转过去,说挠挠背,痒。

当然是骗人。蔡水清知道,这是钱红姥姥从小给钱红养成的坏习惯,是钱红妈妈有一次喝茶的时候告诉蔡水清的。当时,蔡水清已经每天晚上在挠钱红的背了,而且起码要挠10分钟,动作要不轻不重,范围要疏而不漏。不挠,钱红就撒娇说睡不着。但是,岳母在阳台上揭露钱红的时候,蔡水清笑笑,没有说明什么。其实,是钱红悄悄告诉了自己母亲,为了证明自己嫁给了一个多么体贴人的男人。

挠背的时候，钱红还在翻杂志。她突然就说，好久没吃你做的剁椒鱼头了。

蔡水清说，想吃？

钱红说，想吃。

44天前的白天，也就是暴雨如注的时候，蔡水清挤在印关大菜场潮乎乎的人群中。很多人的雨伞水、装菜塑料袋里说不清楚的什么水渍，都滴擦在蔡水清的身上。蔡水清自己也是潮乎乎的，自己的雨伞也把雨水滴在别人的身上。

卖鱼的摊主换了个小姑娘。本来蔡水清都是在这买鱼，今天还是习惯地到这里停下。小姑娘跟他笑笑，看来知道他是老主顾。蔡水清就等。小姑娘在帮前面的顾客剖鱼，一边招呼他要什么。蔡水清指着胖头鲢说，原来那个，是你……

小姑娘说，是我妈妈！下雨天关节痛，来不了啦。

蔡水清也觉得自己的腿关节有点疼。他弯腰按摩了一下，果然，更明显了。小姑娘业务水平不如她妈妈，她妈妈总是把鱼杀得很干净，而小姑娘把鱼杀得乱跳。一个挑拣鱼的瘦女人被溅了鱼水，很生气地咒骂小姑娘，然后，愤愤甩手离去不买了。这时候，蔡水清的手机响了。就是那个棋友。他说，晚上到我家吃饭！

蔡水清大声说，下雨呀！

棋友说，哎，晚上就不下了。大家聚聚吧，好久没见面。我太太现在会做韭菜摊饼了。

蔡水清说，还有谁呀？

棋友说，就我们几个，你、老付，林与基，周卫东。你要不要带上太太？

蔡水清说不要，蔡水清说，有什么特殊的事吗？

屁事。就是想聚聚。饭店里请不起，家里来吃点家常菜，你不嫌弃吧？

蔡水清说,我就爱吃家常菜。

那还不是!好!6点半。

蔡水清收好电话。他心里老大不快。棋友的太太是蔡水清的老乡,老付他们是围棋爱好者培训班认识的,分在一个小组,互相对弈比别人多了些,谈不上什么深交。蔡水清甚至不太喜欢他们。可是,钱红一直认为蔡水清没有朋友做人未免太失败。虽说,蔡水清在这地方如今也算小有名声,可是,名气之外,钱红觉得他有点寂寞,就是说,似乎从来没有人想交结他,比如,春节几乎没有人会来电问候他,更别提别人一到节日,那种热闹非凡的手机短信了。本来有个他们老乡会的蔡芬芬理事,知道本城来了这么个领政府津贴的人才老乡,主动联系上门,用流畅热情的乡音土话,要请他参加老乡会,甚至让他出点钱当副理事,蔡水清一口拒绝了。后来蔡芬芬又来说不要他出钱,也请他出任老乡会副理事,蔡水清还是拒绝了,而且是用普通话拒绝的。蔡芬芬后来知道他其实连老乡会都不乐意参加,从此就不给他打电话了,当然,老乡们的任何活动,他也就更不搭理了。蔡芬芬留下的老乡联谊会通讯录,他直接送给儿子做了草稿纸。也可以说,除了被迫和蔡芬芬老乡交流,他从不搭理什么老乡会。

钱红说,这样不好吧?

蔡水清说,天下最无聊的就是老乡会。都是些什么人啊。有这时间,不如自己搞点学问。钱红不知道他们那老乡会里到底是个什么人,但她倒是不喜欢蔡芬芬那么大了,还是扮可爱装天真的样子。所以,她就不再坚持立场。但是,她一向鼓励蔡水清多交朋友。因此,当蔡水清和围棋培训班小组棋友搭上——受训围棋,是因为钱红爸爸和钱红哥哥他们都喜欢下围棋——钱红就热情撺掇他请这些棋友在月亮桥吃饭。蔡水清只好请了。如果有人请蔡水清吃饭,如果蔡水清说,今天晚上我有应酬,钱红就非常高兴,高高兴兴地带着儿子去吃洋快餐。